

人/生/随/笔

我与歌谣谚语的琐屑生活



胡中华

时值元宵，刚读完《合川民间文化集成（歌谣谚语卷）》书稿，将其与原版《中国歌谣谚语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叠在一起，看着它们，内心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发了朋友圈，三张图片，配上一句“一个与歌谣谚语有关的蛇年春节”。

二十天的沉浸，再次给我开启了一段乡村生活的鲜活记忆……这些歌谣和谚语，确然是农耕时代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智慧的结晶，以及丰富情感的生动表达！这个沉甸甸的果实，让我想起从中学转行到文化馆后发生的一连串往事……

2008年，我调到文化馆。时任书记朱静说，要给我一个饭碗。她打开办公室旁转角处那一扇斑驳的门扉，里面一片漆黑，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息……没有灯，她凭借一束昏黄的手电之光翻找，我勉强看见那是一间狭窄的三角形的屋，堆满了打捆打包和装袋装箱的东西，原来她说的保管室，就是这个杂物间。因翻动物品而腾起的尘埃沿着她晃动的手电之光旋转，当光束照见一个书架式的柜子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这书，拿两本给你。”

经过翻找，她递给我两本书和一个碗。回到办公室，我才清楚地看见，碗是一个深底的白色大土瓷碗，碗外壁对称之处印有一对淡青色的小金鱼，中间空白处印了一个红色英文字母“E”。那两本书，封面上印着《中国歌谣谚语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接下来几个月，我在每天的空闲和黑夜，对那两本书，不知有过多少次的反复摩挲和翻看，然后又珍藏——时间的流逝给予了书籍纸张的陈旧和泛黄，岁月的沉淀却让前人的劳动付出日益厚重和闪光！

之后才知道，我入职文化馆之前，单位职工偶尔共同饮食，定制了饭碗，恰好余有一二，才有幸得之。碗是一个普通的碗，这两本书却是生活与智慧的卓越之书，它们的同时出现，让我更加深刻地懂得——我端上了文化的饭碗！

数月后，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我有幸认识了从文化馆退休的贺大舜老师，他正是那两本书的责编！盛夏的一个上午，我去文化馆的职工家属院，请教事先电话约定的贺老师。出租车被迫在一个陡峭的斜坡上停下来，前面是断头路，无法到达楼院。下了车，我抬头向着垂直的太阳光相反的方向往上望，近乎笔直的石阶之上才是家属院。没走几步，就已大汗淋漓。大约爬到三分之二的坡坎时，上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是文化馆的小胡吧？”我抬头望见，一个头戴灰色鸭舌帽，身穿淡蓝色中山服，手杵拐杖的老人，微欠着身子，和蔼地向我招呼……我边点头边应承。走拢贺老师跟前，他已向下走了三步石梯！之前，听单位的同事说，贺老师那段时间生病住院回家后，很少下楼。他缓慢移动脚步，有些颤巍。我扶他在旁边树荫下的石凳上坐下，就拉开了话题。他给我讲了传统龙舟竞渡的仪式流程、内容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合川龙舟赛的盛况，还回忆了他的群文工作经历，尤其是他们做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化普查工作的。

后来，我才发现好多文艺节目，尤其是音乐，大多与原生态歌谣有关。顾德维老师创作的《大田薅秧爱唱歌》与“薅秧歌”有关，《乡音·闺情·坐歌堂》和《石榴叶子吹》与“坐歌堂”有关，获国家级铜奖的舞蹈《抬箩轿》的音乐就是他根据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他那首获得重庆一等奖的《小妹长得一枝花》，就是以《中国歌谣谚语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里的歌谣

《贤妹长得一枝花》为基础，通过独到的转化创新创作而来的……我曾与顾老师有过多次聊天，他们还搜集整理了一本油印内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他常说起当年做民间文化歌谣普查搜集的事，动情之处，还会不时哼唱几句。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顾老师教唱原生态《坐歌堂·唱十姊妹》的情景，还有他指导我做非遗名录“坐歌堂”申报的事，他对项目内容的熟练运用，对民间音乐的投入热爱，让我找到了作为一名群文工作者的楷模。

尝试歌词创作，我将诗歌《月亮田》修改成歌词。当年，它在《星星》刊发后，李承果老师说它有明亮清新的回环之美，这让我坚定了它有修改成歌词的基础。绞尽脑汁，数易其稿，折腾一个多月后，我给歌词《月亮田》加上了“大月亮，二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春糯米，婆婆闻到糯米香，打锣打鼓接姑娘”作为引子和尾声……这是童年时，母亲教给我的《月亮谣》。那些夏秋纳凉的夜晚，尤其是丰收之后，在星辰和明月照耀的晒坝上，母亲都会不由自主地唱起……第一首歌词《月亮田》诞生的歌曲，侥幸获得市级二等奖，鼓励我从诗歌创作又走上了歌词创作之路。

一来到这个人世，我就生活在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里。童年，乡村不眠的夜晚，有哥哥姐姐讲的《熊家婆》和《安世敬整人》的故事，有母亲给我唱“虫虫，虫虫飞，飞到家家菜园地，捡个簸箕蛋，拿起回去当早饭，爹一碗，妈一碗，两个么哥儿吃半碗”的童谣，还有和小伙伴在山坡上打猪草割牛草时最爱唱的——“丫头，丫头，背个背篋，割把草草，喂个牛牛，牛牛长大了，丫头要出嫁了。”工作后，每次回家，母亲都会问我工资的开销情况，她说“找钱就像针挑土，用钱就像水推沙”。

进城后，有了自己的蜗居。母亲来到城里，在那间拮据的客厅，八十多岁的母亲又唱起了她的歌谣，我第一次用摄像机给她做了记录……在她数次生病住院期间，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会给病友唱她的歌谣。那些时间，她唱得最多的是《孝歌·儿子哭妈》，有时，我跟着她附和：“带儿子，早起孝，从前想起恩难报……”而今，我却只能孤独地默念“胡豆开花吊吊长，么儿回家没了娘……”

这些琐屑的生活片段，虽已成过往，但

与它们有关的形象细节和言语音符，却

都已刻盘在了我的大脑……朱书记

给的碗，我还端在手上，其承载

的内容越发厚重，我时常默默

地与之对视，暗下决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



城/市/漫/记

夜景斑斓



陈东

大地回春，携家人到万盛公园平台散步和观夜景的市民渐多。妻子提议：“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就业压力大，趁她还没回校，我们一家也去散散步吧。”时光荏苒，我感慨一转眼女儿长大了，即将步入社会啦。

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公园平台。凭栏远眺，街巷流光溢彩，孝子河岸的霓虹灯如花朵般绽放，将整个万盛城温柔地揽入怀中。泰州楼、万盛场、三元桥、文体中心，这些熟悉的地标在灯火的映衬下格外醒目，仿佛在诉说这座城市的变迁与繁荣。

“我家在哪里？”我笑着问。儿子抢着回答：“那里，挨着泰州楼和文体中心，旁边还有我最爱去的科技馆。”儿子兴奋地指着远处，眼中满是童真与骄傲。

“那万盛城市的发端呢？”我转头看向女儿。她环视一圈，目光停留在正前方那条东西走向的璀璨街道，轻声说道：“万盛场，我从小就知道。”

我的目光随后停留在前方霓虹闪烁的科技馆，显示屏上正播放着万盛宣传片。看着那熟悉的画面，我想起了上周末带儿子去科技馆的情景。那天，科技馆里热闹非凡，各种趣味活动吸引了大人小孩竞相参与。

“二娃，跟姐姐说说，上周爸爸带你去科技馆参加了哪些活动呀？”女儿笑着问。二娃兴奋地回答：“花灯制作呀，这是我的作品耶。”二娃得意地举起手中的心形花灯，灯光映照在他稚嫩的脸上，显得格外可爱。

“用它照路好，弟弟真不错。”女儿笑着夸赞，又问：“还有呢？”儿子想了想，继续说：“还有法老之蛇、公鸡下蛋……”女儿好奇地问：“法老之蛇？什么东东？”

在姐姐的鼓励下，儿子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法老之蛇”化学实验的过程。科技辅导员将小苏打和白糖的混合物点燃，慢慢地，一条黑色的“蛇”从火焰中蜿蜒而出，不断生长，最终形成一条栩栩如生的“蛇”。儿子描述得绘声绘色，仿佛那神奇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二娃都恁个大了呀，一家人好幸福哟。”路过的熟人笑着打招呼。我回应道：“你们也是全家出动，安逸嘛。”

“万盛夜景好美，家乡变化好大。”女儿感慨道。自她外出读大学后，每年来去匆匆，既要忙学业，又要想着以后的就业。作为父母，我们虽有担忧，但也明白，孩子的路终究要靠她自己走。我们只能在她身后默默支持，给予关爱与鼓励。

“今后无论到了哪里，都要常回家看看。”我对女儿说，相信付出终有回报，保持积极的心态，健康快乐地生活，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父母最大的心愿。

夜风轻拂，灯火阑珊，我们一家四口久久徜徉于公园平台，斑斓的城市夜景让我们倍感温馨和美丽。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

诗/绪/纷/飞

人性的弱点

张刚

推杯换盏间
一遍遍
你们说我是“冻龄中年”
经年累月
一直没有改变
从灵魂体态到仪表容颜
而我不知所踪的发际线
诸君只字未提
集体选择视而不见

逢人减岁
遇货添钱

感恩兄弟姐妹们的友善
我也是人嘛
谁会拒绝赞美呢
哪怕都是善意的谎言

今夜
我多半会失眠
偶尔入睡我会梦见
万物在迅速变化
但不包括
人性的弱点

三月，桃花词



黄海子

想与你在桃树下消磨
比如数枝头绽开的胭脂
比如让花瓣卡在流水的褶皱里
放逐来了又去的风

我们还要收集春天云的样子
直到花落时裹着桃汛而去
你的衣角缀满花瓣
成为三月最生动的一句

总有些绯色从指缝逃逸
当暮色给花影镀上金箔
我们静生成两个影子
任花落成人的样儿
不必打捞沉入水底的那些隐喻

看涟漪搅碎水面时
所有倒影都成了最好的当下
有些事物是拆解不得的
比如水面那对野鸭

时光永远都在凋零
在我们交握的掌心
桃树的枝桠悬垂着星星
风吹过
碰撞出温暖又迷离的声音
（作者系江津区评协副主席）